

增補老子古義

附漢代老學者攷

下冊

老子古義卷下

長沙

楊樹達

遇夫

譔集

五十八章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〔淮南子道應訓〕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，投金鐵鍼焉，則形見於外，非不深且清也，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。是故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游麋鹿，無所陰蔽隱也。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：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？對曰：中行知氏。文子曰：何乎？對曰：其爲政也，以苛爲察，以切爲明，以刻下爲忠，以計多爲功，譬之，猶廓革者也。廓之，大則大矣，裂之道也。

故老子曰：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

缺。

文子上禮篇文略同，
彼皆作老子語。

禍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禍之所伏。孰知其極？

〔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篇〕故成湯之時，有穀生於庭，昏而生，比日而大拱，其吏請卜其故。湯退卜者曰：吾聞祥者，福之先者也；見祥而爲不善，則福不至；妖者，禍之先者也；見妖而爲善，則禍不至。於是早朝晏退，問疾弔喪，務鎮撫百姓，三日而穀亡。故禍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禍之所伏。聖人所獨見，衆人焉知其極！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人有禍則心畏恐，心畏恐則行

端直，行端直則思慮熟，思慮熟則得事理；行端直則無禍害，無禍害則盡天年，得事理則必成功，盡天年則全而壽，必成功則富與貴。全壽富貴之謂福，而福本於有禍。故曰：禍兮福之所倚，以成其功也。人有福則富貴至，富貴至則衣食美，衣食美則驕心生，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，行邪僻則身死天，動棄理則無成功。夫內有死天之難，而外無成功之名者，大禍也；而禍本生於有福。故曰：福兮禍之所伏。夫緣道理以從事者，無不能成，無不能成者，大能成天子之勢尊，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。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，雖上有天子諸侯之

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。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，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。故論人曰：孰知其極？

〔文子微明篇〕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極。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萬事盡然，不可勝明。福至祥存，禍至祥先，見祥而不爲善，卽福不來；見不祥而行善，卽禍不至。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鄰，非神聖莫之能分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孰知其極？

〔說苑敬慎篇〕老子曰：得其所利，必慮其所害；樂

其所成，必顧其所敗。人爲善者，天報以福；人爲不善者，天報以禍也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戒之慎之，君子不務，何以備之？夫上知天則不失時，下知地則不失財，日夜慎之，則無災害。

其無正？正復爲奇，善復爲妖。

樹達按：其，豈也。善復爲妖，上疑脫其無善二字。

人之迷，其曰固久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人莫不欲富貴全壽，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。心欲富貴全壽，而今貧賤死夭，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。凡失其所欲之路，而妄行者之謂迷。迷，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。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，故曰：迷。衆人之所不

能至於其所欲至也，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，故曰：人之迷也，其日故以久矣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剷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所謂方者，內外相應也，言行相稱也。所謂廉者，必生死之命也，輕恬資財也。所謂直者，義必公正，心不偏黨也。所謂光者，官爵尊貴，衣裘壯麗也。今有道之士，雖中外信順，不以誹謗窮墮；雖死節輕財，不以侮罷羞貧；雖義端不黨，不以去邪罪私；雖勢尊衣美，不以夸賤欺貧。其故何也？使失路者而肯聽能問知，卽不成迷也。今衆人

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，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。衆人不肯問知聽能，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，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；寡之不勝衆，數也。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，非全身長生之道也。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。故曰：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〔淮南子道應訓〕景公謂太卜曰：子之道何能對？

曰：能動地。晏子往見公，公曰：寡人問太卜曰：子之道何能對？曰：能動地。地可動乎？晏子默然不對。出見太卜，曰：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，地其動乎？太卜曰：然。晏子出，太卜走往見公，曰：臣非能動地，地

固將動也。田子陽聞之，曰：「晏子默然不對者，不欲太卜之死，往見太卜者，恐公之欺也。」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。故老子曰：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。」〔淮南子汜論訓〕「夫堯舜湯武，世主之隆也；齊桓晉文，五霸之豪英也。然堯有不慈之名，舜有卑父之謗，湯武有放弑之事，五伯有暴亂之謀。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，方正而不以割，廉直而不以切，博通而不以訾，文武而不以責。」

〔文子上義篇〕「老子曰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博達而不訾。道德文武，不責備於人，力

自修以道，而不責于人，易償也；自修以道，則無病矣。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無瑕；明月之珠，不能無穢。然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惡妨大美。今志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長，而欲求賢于天下，卽難矣。

五十九章

治人事天莫若嗇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聰明睿智，天也；動靜思慮，人也。人也者，乘於天明以視，寄於天聰以聽，託於天智以思慮。故視強則目不明，聽甚則耳不聰，思慮過度則智識亂，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，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，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。

目不能決黑白之色，則謂之盲；耳不能別清濁之聲，則謂之聾；心不能審得失之地，則謂之狂；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，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，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。書之所謂治人者，適動靜之節，省思慮之費也。所謂事天者，不極聰明之力，不盡智識之任。苟極盡則費神多，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；是以嗇之。嗇之者，愛其精神，嗇其智識也。故曰：治人事天莫如嗇。

夫唯嗇，是謂早服；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衆人之用神也躁，躁則多費，多費之謂侈；聖人之用神也靜，靜則少費，少費之謂

嗇。嗇之謂術也。生於道理。夫能嗇也。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。衆人離於患。陷於禍。猶未知退而不。服從道理。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。虛無服從於道理。以稱蚤服。故曰。夫謂嗇。是以蚤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知治人者其思慮靜。知事天者其孔竅虛。思慮靜則故德不去。孔竅虛則和氣日入。故曰。重積德。夫能令故德不去。新和氣日至者。蚤服者也。故曰。蚤服是謂重積德。

重積德則無不克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積德而後神靜。神靜而後和多。

和多而後計得，計得而後能御萬物，能御萬物，則戰易勝敵，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，論必蓋世，故曰：無不克。無不克，本於重積德，故曰：重積德則無不克。

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；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戰易勝敵，則兼有天下，論必蓋世，則民人從進，兼天下而退，從民人，其術遠，則衆人莫見其端末，莫見其端末，是以莫知其極，故曰：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；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凡有國而後亡之，有身而後殃。

之不可謂能有其國，能保其身。夫能有其國，必能安其社稷；能保其身，必能終其天年。而後可謂能有其國，能保其身矣。夫能有其國，保其身者，必且體道。體道則其智深，其智深則其會遠；其會遠，衆人莫能見其所極。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，不見其事極者，爲能保其身。有其國，故曰：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則可以有國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所謂有國之母，母者，道也；道也者，生於所以有國之術，所以有國之術，故謂之有國之母。夫道以與世周旋者，其建生也長，持祿也

久。故曰：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樹木有曼根，有直根。直根者，書之所謂柢也；柢也者，木之所以建生也。曼根者，木之所以持生也。德也者，人之所以建生也；祿也者，人之所以持生也。今建於理者，其持祿也久，故曰：深其根，體其道者，其生日長，故曰：固其柢。柢固則生長，根深則視久，故曰：深其根，固其柢，長生久視之道也。

六十章

治大國若烹小鮮。

〔韓非子解老篇〕工人數變業，則失其功；作者數搖徙，則亡其功。一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；萬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。然則數變業者，其人彌衆，其虧彌大矣。凡法令更則利害易，利害易則民務變，民務變謂之變業。故以理觀之，事大衆而數搖之，則少成功；藏大器而數徙之，則多敗傷；烹小鮮而數撓之，則賊其宰；治大國而數變法，則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。故曰：治大國者若烹小鮮。

〔淮南子齊俗訓〕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，所謂是與非各異，皆自是非而非人。

由此觀之，事有合於己者，而未始有是也；有忤於心者，而未始有非也。故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；去非者，非批邪施也，去忤於心者也。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，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。至是之是無非，至非之非無是，此真是非也。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，非於此而是於彼者，此之謂一是一非也。此一是非，隅曲也；夫一是非，宇宙也。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，不知孰是孰非。老子曰：治大國若烹小鮮。爲寬裕者曰：勿數撓。樹達按：如前條韓非之說是也。爲刻削者曰：致

其鹹酸而已矣。

文子道德篇文略同。